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馬凌畫廊

≡ edouardmalingue.com

策展文字：談穎

2019 年 9 月 20 日

聽 | 王衛

倫敦 下午 4 點

地點

北京 晚上 11 點

英國倫敦 Aberdeen Park，前聖救主教堂 (St Saviour's)，N5 2AR

溫哥華 上午 8 點

開幕酒會

09 月 26 日，下午 6 - 8 時

展覽日期

09 月 27 日 - 11 月 3 日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早上 10 時至傍晚 6 時
或預約

任何最近經歷過長途飛行的人都熟悉在不同時區的感覺。我現在正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我試圖將自己調整到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從時差中恢復過來，而我開始胡思亂想，我在不同時區、城市、甚至平行宇宙中可以做什麼。不知為何我的經歷看上去可能像是一部荒誕的小說，就其本身而言可以說是部科幻小說，即另一個“我”可能正在喝粥，享用週日的烤肉或者在某個地方的卡拉 OK 唱著周杰倫的歌。

時間推移到底會對人們造成多大的影響？可能是存在於時空滑移過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物理力量。我回想我在一個不同地點時所處的環境。時空可以如何繼續使我們迷惑不解。

詳情垂詢

Jennifer Caroline Ellis
jennifer@edouardmalingue.com
+44 7393 602477

王衛的干預通常以一種真實的、出於本能的方式存在於這些空間物理操作的滑移中。例如，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出我們走進一個房間，無論房間的實際大小或是內部裝飾如何。儘管王衛的作品像時差一樣會影響我們的身心，他的作品以某種方式改變了我們對我們與我們所處空間的關係的自我感知。

王衛的多學科實踐以一種圍繞空間、進入空間、探索空間本身的廣泛持續性的調查之旅的形式呈現。曾經是活躍於上世紀 90 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後感性」運動的參與者的經歷影響了王衛的實踐方式。後感性展覽是一系列自發組織的地下展覽，其特點是激進、DIY、無預演的實驗形式。

《聽》這件作品於 2006 年首次展出。它來源於一系列關注空間特殊性的作品。自 2001 年起，王衛設計了「近距離接觸」的機制，該機制迫使觀者穿越一個狹小的玻璃迷宮，而人勉強能從迷宮通道內擠過去。王衛用一系列戲劇化的方式做出這些干預舉措。例如在 2003 年的作品《臨時空間》中，他邀請了十位民工，在三週時間內建造和拆除磚屋。工人們收集了兩萬塊舊磚，運送回展覽空間，在展廳內建造了一個四米高一百平米見方的磚屋。完工一段時間後，在展覽結束時又將其拆除，磚塊最終被清潔後轉售。

王衛認為，我們之所以常常沒有意識到周遭環境空間比例對我們的影響，是由於我們對正處於暴力和不可預測的年代的感受直接導致的：我們試圖建立保護性屏障，保持安全距離。王衛就將這種「安全距離」的彈性作為物理材料運用到作品中。這些作品既關於製造空間的勞動力，又於抑制這樣的勞動力有關。我們應該看向作品的什麼地方？甚至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那讓我們快進到 2019 年。

《聽》是為了伊斯靈頓的一級歷史建築物重新製作的場域特定作品。在這件作品中，一個人站在一個大磨砂玻璃盒子裡，定期地去偷聽觀眾的聲音。透過玻璃盒內的光源，人的輪廓透過陰影顯現於玻璃上，從而使其反之成為被關注的對象。

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就如同觀眾和參與者之間的界限一樣變得模糊。觀者仿佛身處於現實和變幻的現實的多層次中。誰在看，誰在被看。我再次疑惑我們該看向作品什麼地方，又困惑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房間、盒子、磚塊和人——這些已經存在的形式似乎從未真正突破其本身，但對於王衛而言，它們具有特殊的視覺、社會或美學價值。我們的目光以及聚焦的方式、原因和方向都是活躍存在的，需要關注情境和歷史，並且沒有上下文就不會存在。但是正如王衛的作品所強調的，如果我們將單個因素融合（例如重新調整視線），那麼結果將會改變。他的藝術實踐是出於直覺的，而不是過度關注監視的歷史意識形態。我們在空間中的關係被增強，這種增強的認知巧妙混合在臨時畫廊這樣一個完全人為創造的環境中。

我就是在這些高光時刻遇到王衛的作品，更加意識到雙重現實的存在：時區變化和每小時可能發生的諸多虛構現實，以及隨之而來的時差感，普通和魔幻同時存在。